



歷史與空間

故鄉的「家風樓」

北風飄忽，蟬聲如絮，秋意漸深。一天，讀到香港作家胡炎賢流涕寫下的《曰皆兄百日祭》：「曰皆兄，你愛鄉好善，就以永定僑胞來說，三百年來，除了子春叔在家鄉做了不少公益外，誰還能比得上你呢？……」我忽然憶起故鄉的「家風樓」——永盛樓。

永盛樓，是一座外表普通簡樸的土樓，方形二層，三面水圳環繞，一面小溪潺湲，門前是幾溜稻田，一棵楓樹的蔭影落在腳下的伯公壇上，顯得寂寞而冷清……

這些年，陸續有遷居馬來西亞的永盛樓後裔，回到永盛樓尋根，看到它斑駁的黃牆，粗礫的黑瓦，暗淡的窗櫺，滄桑的石門，褪色的如意結飾，心裡一定思緒萬千，或許只有那金黃的樓名「永盛樓」以及門聯，能讓他們憶起先祖嘴裡唸叨千遍的祖居祖地。

進入樓門，一切彷彿還是清朝乾隆年間胡軒建樓時的模樣，幾百年的時光似乎仍在淡淡的陽光中徘徊。三堂兩落式結構，廳堂廂房，共36間，逼仄而狹小。只有天井聳立的中廳，簷角翹起，中門上書寫的藍色大字「大夫第」，以及後廳堂懸掛的清代知縣吳梁贈匾「松柏堂」，令悠遠的歷史拉回到這座古老質樸的土樓裡……

有誰知道，上世紀二十年代，這座普普通通的土樓，突然一下湧現了四位「錫礦大王」、百萬富翁胡重益、胡曰皆等，還有一位民國中央參政員、周恩來總理的好友胡桃皆。

永盛樓不是精緻華麗的土樓，它的最大價值卻是綿延不絕的家風。馬來西亞怡保錫礦大王胡曰皆家族的故事，讓人們看見了優秀家風的代代相傳，流轉幾百年的美麗光環……

胡曰皆生於馬來西亞，一歲返回家鄉中川村，八歲喪父，十八歲再渡南洋，追隨堂叔胡重益學習礦業，成為著名的錫礦大王、慈善家。1944年11月10日正午，堂叔胡重益病重回光，子侄環侍在側，他舉目而視，徐徐而言：「我們是鄉賢公的後代，一言一行當遵上祖遺訓，立身模範成好人，成人則有好報，方能保持家風不墜。」言罷，陷入昏迷。三天後，訣別而去。

「成好人則有好報」，胡曰皆沉吟頷首，默唸數遍，悄然淚下……中川古村落，地處閩粵邊境，四周峰巒聳峙，一溪濤回。這個人口不斷遷徙中的僑村，是胡曰皆生命中的精神家園。胡曰皆的上祖鄉賢公，原名胡貞一，是清代康熙年間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學司訓（教育局長），善行纍纍：為人贖子，贈金成婚，修橋造船，施粥賑

濟，三族孝子……去世後，入祠永定縣城「鄉賢祠」，事載《汀州府志》、《福建通志》。

胡曰皆不會忘記，他幼年就讀的廣文小學，就是鄉賢公用儒祖谷創辦的義學。鄉賢公孝友性真，年耆力衰猶日持書卷閱讀不輟。鄉賢公教育子孫說：「人心相差不遠，如暴徒欺辱我，不要與他計較，他自會羞愧。」他用此法來消弭仇怨，以德報怨。他左脅有傷痕，兒子詢問緣由，他一言不語，擔心兒孫耿耿於懷，亦期待傷人者能良心發現，自我悔悟。

在胡曰皆的生命歷程中，祖父、父母的言傳身教，如溫暖的陽光，照亮了他的靈魂。他的祖父胡經魁的三哥被太平軍綁架失蹤，胡經魁念着三嫂無嗣，將胡曰皆的父親過繼三嫂。

父親胡根益，先是檳城裁縫，後為錫米商，曠達重義，憐貧惜弱，臨終叮囑胡曰皆兄弟，說：「人世若浮雲，變化不可測……」胡曰皆腦海不斷閃現父親的往事，胡根益旅居馬來亞時，先後與大溪人游源盛、大水坑人黃壽結為義兄弟，相助相愛。他倆先後返國，胡根益還頻頻寄錢相助，通信致候。母親去世前幾天，叮囑胡曰皆說：「我與你父是窮苦家庭出身，深知窮家苦家艱難，今只希望你們不要忘記貧窮親友，年朝五節尤要接濟……」母親彌留之際，還囑咐胡曰皆捐建中川小學圖書館。

胡曰皆永難忘懷幼年一幕：一天，洪水暴漲，上游漂來的松木橫撞，啪啦一聲，柱斷橋落，永濟橋上的一位婦女，應聲跌入溪中，杳然無蹤……其兒子沿溪奔跑尋找，哭聲淒寒。童年的胡曰皆暗想：將來如有能力，一定要為民建橋。時光流轉到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他果然先後建成中川湯子閣大橋、男女湯池、下洋大橋，接着又建起中川衛生院、實行免費治療，中川小學圖書館，重修天后宮，下洋華僑醫院……成為當年對家鄉公益事業貢獻第一人。

胡曰皆的引路人是吡叻僑領胡重益。胡曰皆追隨他身邊幾十年，聆聽教誨，如沐春風。胡重益待人寬和，故在他錫礦裡謀生者，煙灶數百家，蒙恩之人難計其數，被馬來亞政府封為「太平局紳」。別人的經濟糾紛找他調解，他經常不惜用自己的金錢，暗中補貼他人，排解紛爭。他迎養古稀之年的二嫂到馬來亞，敬禮有加，奉之若母……點點滴滴，如粒粒種子，播撒在胡曰皆的心田。

堂兄胡桃皆對胡曰皆亦影響深遠：有一次，周恩來要發電報，因受到某電台嚴重干擾無法發報，他特地將重慶永安堂電台借給周恩來發報。



■馬來西亞胡祿銘博士家族回永盛樓尋根。

作者提供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，對各黨派不偏不倚，和周恩來等六位參政員聯合寫提案，刊在《新華日報》上。

那年，胡曰皆只是弱冠，剛從馬來亞回來，恰遇堂伯母去世。堂伯母兄孫均在南洋。胡曰皆感恩思恩，二話沒說，披麻戴孝，代行孝子禮，辦理喪事。在馬來西亞怡保有一條街，被政府命名為「胡曰皆街」，這是為紀念他捐建客屬公會、購贈甲必丹花園建教會醫院的標記。

永盛樓的家風還有對國家的大愛。抗戰時期，胡曰皆擔任陳嘉庚「南僑籌賑會」吡叻州巴打縣分會主席，因此被日本皇軍拘囚四十八天，受到日寇的灌水酷刑，經鄉僑營救出才獄。

永盛樓的家風，最讓人縈懷的是對傳統文化的尊崇與傳揚。

馬來亞受英國統治時期，胡曰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：「華僑心裡多以英文為高尚，似乎不諳英文將來似無出路，反將本國文化自相輕蔑，予獨不以為然。」他利用回鄉空間，悉心搜集公私族譜，遴粹甄謄，自編家譜，傳承家族文化。他用如椽之筆，寫下一篇篇詳實生動的史記文章，故鄉的歷史、地理、人口、景致、風俗、經濟、民情、僑況，在他筆尖下流淌，化為中川文化彌足珍貴的書頁，在歷史風塵中定格。

中川村口石碑刻有「棕墨流馨」典故：清乾隆年間，福建提學使紀曉嵐到汀州主考巡視，讀到胡斐才著書《疏注四書臆言大全》，拍案叫絕，鼓勵出版，而後，此書名聞四海，成為清代士林參加科考「必讀之書」。1958年，胡曰皆在中川小學興建「蓉芝亭」及紀念碑，紀念這位受紀曉嵐賞識的族人。他說：「胡斐才公是我族大文豪，建亭以永誌不忘也。」

可是，1961年迷茫的一個清晨，劫匪幾聲掙掙的槍聲響過，一代錫礦大王、慈善家胡曰皆倒斃於馬來西亞怡保家中。送葬隊伍在怡保匯成幾千人的洪流，有州務大臣、市議員、僑領、名流，亦有師生、鄉親、修女、醫生……生榮死哀，轟動一時。

一個人靈魂的孕育、成長、成熟，都與故鄉文化、土樓家風息息相關。時光默默流駛，永盛樓的祖訓家風猶在蟬聲中迴響……



字裡行間

■黃仲鳴

愛情與武功

閱讀金庸小說，他筆下的武功最難忘。尤其是將武與情的結合，如「黯然銷魂掌」。這套掌法共有十七招，厲害之至。這見於《神雕俠侶》。

小說第三十四回，述楊過在絕情谷斷腸崖和小龍女分手後，心中繫念，漸漸形銷骨立，了無生趣。江淹《別賦》開首所云「黯然銷魂者，唯別而已矣」，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寫照，於是創出了這套武功來。即是沒有了與小龍女之「別」，便沒了這套掌法。招式的名稱更是稀奇古怪，且看一二：徘徊空谷、行屍走肉、廢寢忘食、孤形隻影、飲氣吞聲、臉無人色……

這些名目，全是思念小龍女之來。老頑童周伯通求學，以他的聰明才智，悟性之高，竟然「總是不懂」。楊過嘆道：「十五年前，內子和我分手，晚輩相思良苦，心有所感，方有這套掌法之創。老前輩無牽無掛，快樂逍遙，自是無法領悟其中憂心如焚的滋味。」因此，這套掌法因情而生，沒情便要不出來。

小說第三十九回，楊龍重逢，

歡悅無限。與金輪法王相鬥時，往者「黯然銷魂」的摧敗強敵的威勢，竟然使不出來。當面臨生死存亡，要和小龍女永別之際，淒然出守，竟一掌擊中法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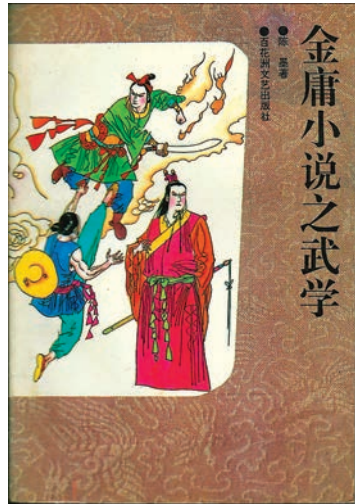
武功與情結合，武功與心情結合，由武功衍生出情，由情生出武功，威力至大。這是金庸的獨特寫法，也是他作品吸引之處。

「黯然銷魂掌」之外，還有一套「情人劍法」。近日捧閱陳墨的《金庸小說之武學》（南昌：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得睹這名稱。這是陳墨所說，是將「全真劍法」和「玉女劍法」分由一對情人使出，本是互勉，一同聯手，兩者結合，竟是厲害無比的「情人劍法」。這套劍法由楊過和小龍女合演，大戰金輪法王，「一招招的使將出來，金輪法王幾乎連招架都冇不及，別說還手。」然而，創製「玉女劍法」的林朝英，本意是針對情人王重陽，想不到與「全真劍法」合使，威力無窮，大有立殺金輪法王之效。誰知：

「……林朝英當年創製這路劍法本為自娛抒懷，實無傷人斃敵之意，其實心中又充滿柔情，是以劍法雖然厲害，卻無一招旨在致敵死命。這時楊龍二人逼得金輪法王手忙腳亂，狼狽萬狀，要取他性命卻不易。」

除此之外，《鴛鴦刀》中有「夫妻刀法」，含情脈脈。陳墨說：「我們可看出，金氏的武功，是一種文藝的境界。」不錯，招式名稱如「女貌郎才珠萬斛」、「天教驢質為眷屬」、「清風引颯下瑤台」、「明月照收金屋」……詩化十足，威力十足。

金庸筆下的武功，十分有學問，如《書劍恩仇錄》中的「庖丁解牛掌」，即來自《莊子》。觀此，金庸不懂武功，所寫武功，卻引人入勝。陳墨此書，還可深入發掘，將金庸各書所寫的鑽研、大書一番。



■金庸筆下的武功，大有學問。作者提供



粵語講呢啲

■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掙石落屎坑——激起公憤；屎坑關刀——文唔得，武唔得



書面語中的「扔」、「投」、「擲」，廣東人會說「釘1-3」，寫作「掙」。此為「借字」；本字是「釘」，因「打釘」與「投」的動作相仿。

筆者的小時候，小孩們都喜歡到海邊「掙石仔」。就這個蠻好玩的玩兒，大家會遵守一個不用說出口的規則——不把石「掙」向人。「掙石落海」會「激起」浪花，那「掙石落屎坑」（「廁所」俗稱「屎坑」）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？

對「掙石落屎坑」的情況，廣東人創作了以下的一個歇後語：

掙石落屎坑——激起公憤

所謂「激起公憤」，就是刺激起眾人共同的憤慨。這個歇後語有多個其他的版本：

公共廁所裡丟石頭；掙石入公廁；轟炸公廁

廁所裡扔炸彈；廁所裡埋地雷；鞭炮塞進化粪池

舊日「屎坑」中的「糞」多不會「即時清」，「糞」就無分彼此，所以可稱之為「公糞」，那「掙石落屎坑」就是「激起公糞」了。由於「糞」、「憤」諧音，有人就說成「激起公憤」了。有人看到當中有個「公」字就想出「屎坑」應指「公廁」，這是多此一舉、自作聰明了罷。

示例1：

A：如果宣布唔准帶手機番學校，估下會發生乜事？
B：咁即係「掙石落屎坑」，會「激起公憤」個嗎！
C：以今日咁嘅時勢，搞罷課、拉人鏈都有知㗎！

有外省人會覺得，廣東人是否沒有好話題，否則又怎會「屎坑」也拿來說一番，筆者可告訴大家這是誤解而已。以上述的歇後語為例，「掙石」、「激起」的意念來自：

一石激起千層浪



詩語背後

■江 鄰

青春作伴赴敦煌（上）

香港與敦煌的緣分由來已久，如今又結新緣。2019年8月19日，第四屆「呂志和獎—世界文明獎」獲獎名單出爐，其中「正能量獎」頒給了81歲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。此獎由香港嘉華集團主席呂志和設立，一年一度，設持續發展、人類福祉、正能量三個獎項，用以表彰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各國人士。

看到這個消息，我想起一樁舊事。2017年夏天，香港各界青年為慶祝回歸二十周年舉辦了系列活動。青年大講堂是其中之一，首場講座6月6日在培正小學錢涵洲紀念樓舉行，請到了金一南將軍和樊錦詩院長。金將軍的演講照例激情澎湃，樊院長卻是娓娓道來。祖籍杭州、生於北平的樊錦詩以花季之年遠赴敦煌工作，一待半個多世紀，被譽為「敦煌的女兒」。她給青年朋友們分享了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敦煌石窟文化，以及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歷程。追古撫今，雲淡風輕中蘊含了驚天動地，在場青年學生無不動容。

大家深受觸動的，不只是絲綢之路與莫高窟的故事，還有樊院長的經歷。她說，當時去敦煌工作，也沒想那麼多，組織分配的。這麼多年，做了一些事情，但談到貢獻，微不足道，反而是敦煌給了她一個大舞台，成就了她的人生。辛苦，只要是自己的興趣，就感覺不到了。成功，怎麼衡量？錢雖然不多，也夠用了，自己感覺人生過得有價值，成為人類文化傳承的一部分，很有意義。

無論是金將軍的激情澎湃，還是樊院長的娓娓道來，都讓我感懷不已。看着滿堂雅氣的面孔和渴求的眼神，不禁想，他們的人生路上，終會以怎樣的作為和精神與這個世界互動？上一輩的期望和教導，將以何種方式並在多大程度上作用於他們的內心？我們這些青年工作者，無非一撥一撥的擺渡者，如何以一片真誠和熱心，把他們送上健康成長的軌道？口占一絕，記下當時心景：

半廟雞血半雞湯
苦口婆心布道場
但引青江絲路去
青春作伴赴敦煌

次日早晨，我去樊院長下榻的港麗酒店為她送行，也感謝她為香港青年作的精彩演講。她很平實地說，傳播敦煌文化，已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只要有人願意聽，她就願意講。

這話還真不是虛言。樊院長是6月5日下午到香港。當晚，有一家涉台青年團體舉辦年度聚會，主辦方得知樊院長在港，很希望她能去樓舉行，請到了金一南將軍和樊錦詩院長。金將軍的演講照例激情澎湃，樊院長卻是娓娓道來。祖籍杭州、生於北平的樊錦詩以花季之年遠赴敦煌工作，一待半個多世紀，被譽為「敦煌的女兒」。她給青年朋友們分享了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敦煌石窟文化，以及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歷程。追古撫今，雲淡風輕中蘊含了驚天動地，在場青年學生無不動容。

大家深受觸動的，不只是絲綢之路與莫高窟的故事，還有樊院長的經歷。她說，當時去敦煌工作，也沒想那麼多，組織分配的。這麼多年，做了一些事情，但談到貢獻，微不足道，反而是敦煌給了她一個大舞台，成就了她的人生。辛苦，只要是自己的興趣，就感覺不到了。成功，怎麼衡量？錢雖然不多，也夠用了，自己感覺人生過得有價值，成為人類文化傳承的一部分，很有意義。

無論是金將軍的激情澎湃，還是樊院長的娓娓道來，都讓我感懷不已。看着滿堂雅氣的面孔和渴求的眼神，不禁想，他們的人生路上，終會以怎樣的作為和精神與這個世界互動？上一輩的期望和教導，將以何種方式並在多大程度上作用於他們的內心？我們這些青年工作者，無非一撥一撥的擺渡者，如何以一片真誠和熱心，把他們送上健康成長的軌道？口占一絕，記下當時心景：

半廟雞血半雞湯
苦口婆心布道場
但引青江絲路去
青春作伴赴敦煌

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。現存洞窟七百餘個，壁畫四萬多平方米，彩塑兩千餘尊。在我們看到的有限幾個洞窟中，印象最深刻的，當屬第45窟的盛唐彩塑群。

唐代是莫高窟的全盛時期，這組彩塑群至今完好地保存了一佛、二弟子、二菩薩、二天王，形神兼備，宛若盛唐時期不同人物的寫照。彩塑群生動地刻畫了佛陀與弟子各自的身份和性格，佛陀的莊嚴，弟子的謙恭，菩薩的柔媚，天王的威嚴，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現。以佛陀為中心，左右大體對稱排列，塑像神態各異，低眉垂目。而當你於龕前跪拜或下蹲仰視時，卻發現每身彩塑都慈祥地凝視着你。你的心，會一下子靜下來。

另一個讓人難忘的洞窟，是你稱「藏經洞」的第17窟。它的難忘，卻不是因為豐盈和美好，而是因為空落和頹廢。當我們站在小小的洞窟前，凝望着幾乎空無一物的石室，彷彿看到了曾經堆放在這裡的五萬卷震驚中外學術界的經文書畫，也彷彿看到了二十世紀第一個初夏的早晨，畏畏縮縮的王道士那麻木而精明的眼神……

絕域陽關道，胡沙共塞塵。在詩人筆下，敦煌，這座位於河西走廊西頭的極邊之城，是何等蒼涼。然而，遙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絲路綿延，又何其瀟灑過揚！

絲綢之路歷經漢唐宋元千年繁盛，到朱明一朝逐漸衰落。莫高窟也隨之進入五百年塵封，直到王道士冒失地把它推到世人面前。可以說，當時的中國和世界，都沒有做好接納這份文明寶藏的準備。



■「敦煌女兒」樊錦詩獲2019年度「呂志和獎—正能量獎」。中通社